



康 濯 著

黑石坡煤窑演義

作 家 出 版 社



822
0030

康 濯 著

義 演 窑 煤 坡 石 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· 北 京

書號 17

字數 161000

黑石坡煤窖演義

著 者 康 濯

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

京 1—18300
定價8.900元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聯書店初版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部長篇小說通過鑛工張大三幾十年的經歷，描寫了工礦區人民在新舊兩個時代裏不同的生活面貌。黑石坡是一個蘊藏豐富、質地優良的產煤區，過去因受日寇和封建勢力的破壞、把持，常常陷於停頓；一個有高度技術、熱愛勞動的鑛工張大三竟也到處碰壁，經常失業。解放後，當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，打垮了封建勢力，羣衆的政治覺悟提高了，張大三的憑仗「把式」，不善團結羣衆的作風也改變了，大家全力把煤鑛恢復擴充，使全村鑛工開始有了美好的生活。

目次

上部

一	大三	三
二	回村	八
三	弟兄	三
四	看戲	八
五	開審	三
六	誇審	七
七	試探	五
八	商議	元
九	陰謀	望
一〇	心事	吾
一一	說親	美

二二	催問	三
二三	上地	五
二四	辭工	七
二五	打擊	六
二六	鬧病	八
二七	威脅	六
二八	離村	四
二九	談判	七
三〇	白鬧	三
三一	水淹	一
三二	霸佔	三
三三	苦難	三〇
三四	惹禍	三三
三五	再回	三八
三六	看審	三三

二七 扭脚

一六

二八 逼迫

一四

二九 灰心

一四

三〇 絕望

一五

下部

三一 解放

一五

三二 假門

一五

三三 老尹

一六

三四 慙悶

一七

三五 鬥爭

一七

三六 說密

一八

三七 担碇

一九

三八 討論

一五

三九 坦白

一〇

四〇 老白

二九

四一	爆發	二五
四二	教化	三〇
四三	整頓	三六
四四	計劃	三〇
四五	決心	三三
四六	審底	三八
四七	阻礙	四二
四八	順利	四三
四九	安頓	四九
五〇	打水	五五
五一	問題	五六
五二	元宵	五二
五三	波折	五七
五四	辦法	五二
五五	出七	五七

五六	硬風		三二
五七	勝利		二八
五八	慶祝		二四
五九	入黨		二九
六〇	根基		三四

上
部

一 大三

從陽泉市往北，走不多遠，有個黑石坡村。這村座落在一道山梁的南坡上，從坡頂到坡根，一層一層地滿是人家。村裏有不少瓦房和石窖洞，也有很多刷上了雪白大灰的粉牆；半坡裏還有座整齊完好的老君廟，廟裏壁畫嶄新，老君爺神像新穿新戴；從廟門口往下望，坡根乾河溝上一座戲樓正對廟門，戲樓上彫花欄杆和紅漆立柱，也都像是剛油漆過的；看來這村還滿漂亮。可是，村裏男人們却盡都是黑手黑頸子黑臉，有些人臉上黑得甚麼也分不清，只見兩個眼珠閃動。原來這村土地很少，坡前坡後盡是黑土黑石頭，刨地三尺就有炭；人們靠煤窖裏打滾養活，村裏男人們，十有九都是窖黑。

且說村裏窖黑裏頭，有個不平常的人物。這人快五十歲，却長得身高個大，眼圓嘴寬，團團大臉，紅光滿面；雖說腦袋頂上頭髮快脫光，可他那一大片禿頭皮，却像

擦了些腰油，長年明光閃亮，越看越覺着他身強體壯，很像是個一輩子吃豬肉烙餅、喝細茶、穿涼襪長大的人物。這人名叫張三小，就因為他長得不平常，從小又是窯底下有名的幹家，人們覺着他甚麼『小』的不大合適，就把他的名字去了個『小』字，叫他張三；又因為他個大臉大巴掌大，在村裏張氏門中輩分也大，所以人們又連他的姓也去掉了，管他叫『大三』。大三這名字，在黑石坡方圓左近，可說是很有名氣。

大三這人是獨根長大的。他媽死的很早，後來他父親又在窯坑裏給炭砸死了，家裏又沒弟兄姐妹，只兩間破房，吃喝二字沒半點根底，他從小就跟他大爺過活。他大爺也是要甚沒甚，待他這個侄兒，賴倒也不賴，可也沒甚麼好處；他就從六、七歲上在村裏煤窯左近拾碎炭，十一、二歲下窯底担煤，十六、七上，就是窯黑裏頭一個好刨頭了。後來大爺也死了，他却碰了個過去和他父親在窯底下拜過把兄弟的老漢，就跟那老漢出去跑跳。

出了門，海闊天空，天下煤窯又多，大三很快就衝出了一身膽量，一個人闖關走口，跑大同，去宣化，在有名的太原府西山煤礦領過岔，也在有名的奇河運泰煤礦當

過把式。一輩子窩底下作人，煤裏頭吃飯，憑力氣，憑手脚，眼睛看，耳朵聽，居然練出他一身本領：能認出哪座山有炭沒炭，炭好炭賴；能估出哪座窩底炭的上下脈有多高，哪一層哪一級的炭有多厚多薄；下窩底，行道九曲十八彎，他也能辨別方向，估量離窩口有多麼遠近；窩裏頭哪有水哪有火，碰了水火怎麼治，他也能湊合看出個苗頭，對付個辦法。就仗着這份能耐，大三到處吃得上飯，山南不要有山北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可是，大三這股脾氣，便宜了他，却也害了他。

他不會拐彎，只知道憑本領吃飯。要是碰見個東家掌櫃的抓住了他的脾氣，順他的勁，對他的眼，他必死心塌地賣命幹活，不問工資多少，當了傻子也不吭氣。要是東家掌櫃的不順他的勁，不對他的眼，待伙計刻薄，對營生挑剔，又沒本領令他心服，那他就不會託門子送禮講人情，說好的，憋兩天悶氣，算賬辭工不幹；說賴的，他敢自己個出頭反對東家，伙計們若跟他幹，他豁出腦袋也心甘情願，若是伙計們怕事，不跟他幹，他也寧願個人背輿，對伙計不記冤仇。就是這麼一股勁，碰對了他也能幹兩天順手營生，遇兩個知心伙計；可是，碰不對，他却也會被人利用，擋頭陣吃

苦頭，東家攆走了他，回頭却拿點甜頭給別人吃，人家吃着甜頭罵他傻，他還不知道。

對待同行把式和伙計，大三也是這樣。碰見本領比他高的，他從不問人家職位高低，也不管人家搭理不搭理，就跑上去，拍着人家肩膀說：『伙計！有你的！多關照多指教！』人家實心待他，他一定拜人爲師跟人學；人家若待他虛情假意，嘴甜心辣，或是乾脆不搭理他，他却也肯服服貼貼，吃了虧往肚裏嚥。可是，要碰見不如他的把式，或是偷懶賣乖的伙計，他又不管你甚麼門道甚麼心眼，反正你營生不對勁，他就變臉張嘴罵人，誰不服，就扭誰去見掌櫃，一句話：『掌櫃的！咱倆搭不成伙計！』掌櫃的若不肯把那人調走，他寧願自己捲鋪蓋，決不肯馬馬虎虎幹下去。

大三就是這樣直出直入，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，吵鬧過多少彎扭，這裏幹三天，那裏混兩月，從沒個固定地勢。可也正因爲他這個脾氣，他也交結下不少患難朋友，朋友間彼此幫助，窩坑裏關心，把式上照顧，誰個遭災遇難，人人只要手頭有錢家中有米，一定接濟，自己沒法，也要尋人託門子想方設法；歇工的時候，他們朋友一道，大夥花錢買酒，交個把女人，搗拉一陣閒話；錢花完了，窩底下悶幾天再說。就

這麼利利索索痛痛快快，大三這人一身本領，到頭來只落得兩手空空，一天不幹就沒飯吃；年歲快五十，却連個老婆也沒娶，還是一條光棍。

二 回村

大三是十八歲上出門，飄流在外，差不多整二十年沒回過黑石坡村。

有一年，他在太原府西山礦上，領着一些人，從窰坑的煤牆上，刨開一道新岔，他當領岔的；因為伙計們都對他的脾味，他幹得很上勁。這時礦上來了個工程師，那人看中了他的把式，就提昇他當總管一個窰坑的把式。那人有時也聽信他幾句話，他也覺着那人果真有點本事，因此幹得更上勁，一幹幹了二年，這是他在一個地方連着幹那麼些日子的頭一回。不想有一天，猛不防地那工程師却要走了！走時，工程師搖着腦袋對他說：『這工礦沒法幹！』他不大懂這句話的意思，只是好像有些不願讓人家走，可也沒辦法，此後他的幹勁就冷多了。誰知接着來的是個日本人，這人有沒有本領倒不說，光是待伙計們就兇虎虎地，還把大三降成個領岔的：換了個把式也跟日本人一樣兇，那傢伙還天天跟人吹說他跟閻督軍有什麼瓜葛親戚，因為大三沒給他